

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 八 章	真假难辨	3
第 九 章	中计入窟	45
第 十 章	痴情疾逝	93
第十一章	情仇交集	139
第十二章	情非所终	183
第十三章	家世隐现	227
第十四章	奇缘留香	257



蓝衣少女似是被他的污言秽语，激得怒火高烧，招式已见散乱。

第八章 真假难辨

峻峰耸峙，高入云表。一块陡峭的石壁上刻着三个劈窠大字：“终南山”。

齐啸海揣度“终南山”定然在此，是以，将身一跃，双臂前后一摆，向上飞掠。

突然，一股狂飙，劲猛的从上罩下，同时，有人暴喝道：“来人止步。”

齐啸海硬生生的刹住身躯，仰面一看，立时激起他的傲性。崖上立着五个俗家打扮的中年人，朝他怒目而视。

他的傲性顿发，大声道：“在下要请见贵派的沧海一剑！”

“沧海一剑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一阵凄伤的笑声发处，内中一个喝道：“通名。”

“齐啸海。”

崖上的五个人，面色骤变，个个面罩煞气，同时喝道：“小杂种，沧海一剑与你何仇何怨，你会下得如此毒手，竟去而复返，你纳命来！”话声甫落，又是长啸连连，震彻长空。身形一弹，有如五只大鹏，凌空下扑。

齐啸海本来要腾身上纵。此时，一见情势，更听对方之所言，沧海一剑似乎遇害，不由得一惊。

不容许他有忖思的余地，五个人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地罩下。

这一下，也激起了他的怒火，弹身纵出两丈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“小杂种，你死定了！”

五个人身躯落地，不停留的又猛扑而上。

齐啸海目现怒火，钢牙一挫，又喝道：“小爷不是怕你们，你们把话说明。”再次弹身而退。

“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齐啸海不愿与终南派作对，是以，左右闪避，忍住一口怒气道：“沧海一剑怎样了？”

“你还装糊涂！”

“我装什么糊涂？”

“你杀死沧海一剑！”

齐啸海“啊！”的一声，脱口呼道：“我？”

“不是你是谁？”

“小爷何时到过你们这里？”

“昨晚！”

五个人势如疯狂一般，依然猛攻不休。

跟着，内中一个厉声喝道：“小杂种，你杀人留名，还不承认！”

齐啸海被他们一口一个小杂种骂得怒火上涌，一阵冰寒至极的冷笑，道：“你们竟这样的不讲理，小爷就超度

你们”话声未已，施出夺命功之第一招“飞”

一声惨叫！“轰！”“咔嚓”连响

一个中年人竟撞在石壁上，脑浆迸裂，呜呼哀哉！就在此时，数声长啸，破空传来，刹那间，场中多了二十余个僧、俗、道。内中赫然有少林派的天一僧在内。

天一僧宽大的衣袖一挥，推出一股劲风，口宣佛号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诸位施主暂停。”

剩下的四个中年人闻言，晃身疾退。天一僧目射寒光，跨前一步，对着齐啸海全身上下一阵端详，双眉一阵轩动，说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齐啸海向四周环扫了一眼，厉声道：“我为什么没有话说？”

天一僧语声倏变为阴寒的道：“这位施主如何得罪了你？”说着，一指死去的那个中年人。

“你问他们。”

“沧海一剑与你何仇？”

“在下正是要寻沧海一剑。”

“有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既无仇，你为何下得辣手？”

“此话从何说起，还请大师说个明白。”

“沧海一剑被你所杀，居心何在？”

齐啸海被他们弄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，沧海一剑究竟被谁所杀，而留下自己的姓名。于是，说道：“大师也认为是在下所为？”

“不是你，还有谁？”

齐啸海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在下初来此地，寻找沧海一剑老前辈，索取一封信，不想终南派把守山口的五位英雄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贸然出手，妄加罪名，大师既系首领人物，难道也不辨是非，不分黑白？”

立在天一僧身侧的一位老者道：“取信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信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老者一“哼！”说道：“你信口雌黄，推卸罪责。”

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老夫终南掌门飞鞭褚桑。”微微一顿，峻声道：“你还是认命吧！”

“那么，褚掌门也认为沧海一剑是在下所杀？”

“不是你，难道是老夫不成？”

天一僧口宣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小施主，贫衲还有一句老话，如果你要洗刷清白，就是束手随同贫衲至终南派一行，早晚可以弄个水落石出。”

“如果我说不？”

“那就莫想离开此地。”

齐啸海的怒火又升，喝道：“大师以少林盟主的身份出现江湖，你可以束缚得住其他的英雄豪杰。”微顿，又道：“沧海一剑既死，在下相信那一封信，仍旧在他的身上，我想去见见他的尸骨，不知褚掌门是否见允？”

他的前两句话，对天一僧挖苦得极尽能事。天一僧虽

桑年高，闻言之际，一张老脸，也气得变成紫色。

他正要开口，终南掌门飞鞭褚桑，急疾的递一个眼色，接道：“如果他身上没有信又如何？”

齐啸海一怔，想不到褚桑会有此一问。但是，他并不能沉默不语，微怔之下，即道：“这个不会假的。”

陡然，褚桑一阵凄伤的狂笑道：“别说沧海一剑已经入殓，即是依然停尸在外，也容不得你再行戮尸，今天你就留下命来吧！”说完，弹身就要向齐啸海扑去。忽从旁边转过来两个俗家打扮的人，年约五旬上下，身背长剑，双目寒光炯炯，走至褚桑面前躬身道：“掌门息怒，由小弟二人将他擒住祭灵。”

这两个人，乃是有名的终南双剑。

褚桑点头道：“二位师弟小心！”

终南双剑身躯疾转“呛！呛！”两声，各自抽出背上的长剑，面含阴笑，向齐啸海立身之处扑来。

齐啸海一看当前的形势，知道难以善了。当即功运双臂，准备出击。

终南双剑弹身至齐啸海前八尺处，同声喝道：“拿出你的武器。”

齐啸海冷冷地道：“在下没有武器。”

“你好大的口气，接招！”

两个人同时欺身而上，一剑取中上盘，一剑取下盘。这两柄长剑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而且，剑出“嘶嘶”有声。

齐啸海已被他们激得怒火填膺，一声大吼道：“你们欺人太甚！”话落，招出夺命功第一招飞。无数弧形掌影，

夹杂着滚滚热浪，狂涌而去。

蓦听，场中有人暴喝：“夺命功！”

“这小子留不得。”

“上！”

暴喝声中，涌上了十余个僧、道、俗。一时场中，掌影如山，剑气如虹。齐啸海的武功再高，也抵不过这许多的武林高手，一时身前背后，中了好几掌，砸得他血翻气涌，眼冒金花。

眼看，齐啸海就要栽倒。突然，一条身影如同幽灵似的飘进场中。接着，一片惨嗥之声，血肉横飞。也就在这时，齐啸海一声惨呼，竟被终南双剑在腿上划了一道血槽，鲜血泉涌而出。他在一阵颤栗之下，背上又着了一记掌风。他顿时觉得地转天旋，当即昏迷过去。

在电光石火之间，那个幽灵似的人影，一把抓住他倒地的身躯，弹身而起，疾掠而逝。不知经过多少时候，才悠然醒转，睁眼一看，却见身旁坐着一个驼背老者。这老者正端着一个大酒葫芦在喝酒。

齐啸海一运真气，感到并无异样，只是腿上尚有点疼痛。他翻身而起，对着驼背老者一躬到地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再生之德。”

驼背老者双目一翻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齐啸海。”

“齐啸海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老者喃喃自语的道：“齐啸海，我早年认识一个姓齐

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齐……”却又摇摇头道：“你不会认识的。”

陡然，双目射出两缕光炬，道：“不过，那个人与你有点相似。”

“老前辈既不便说，晚辈自不好相问，承蒙屡次搭救，铭感腑内，敢问老前辈怎么称呼？”

驼背老者摇摇头道：“很可能我们有缘份，这倒毋须挂怀，至于名姓，咱早已忘了，后会有期。”“期”字出口，人已在数丈外，再一弹身，已是踪影不见。

齐啸海竟怔在当地。想不到江湖上，竟有这等怪人，双方话说完，即抽身而去，就是不愿通报姓名，坐在一起谈谈也好。他怔立了一会，忽觉腿上有点痛，立时想起剑伤，咬牙切齿地恨声道：“小爷早晚还要到终南一行。”于是，蹲下身来，服了一颗紫金丹，又用口嚼了两颗，喷在伤口，即端坐地上运功疗伤，约有顿饭时间，伤口已愈合。

忽听，有衣袂带风之声，齐啸海赶忙站起，他将眼微启，却见在无心洞内所遇见那三个形同僵尸似的怪物。

只见三个怪物面含阴笑，一步一步的靠近。就在相距约五尺之时，陡闻一声惨嗥，那三个僵尸噗通栽倒在地。

齐啸海心头一震，弹身而起。双目落处，却见三个人都是一色的脑后插进了一段二寸余长的树枝致命。

这是武功最高的手法，折枝伤人。

齐啸海脱口高呼道：“那位高人，不妨清出一见。”话未说完，一个黑呼呼的东西，向他砸来。

只听一个冰寒的声音道：“接住！”

齐啸海探手一抓，也顾不得看视是什么东西，朝着发声的方向弹去，竟然什么也未发现。他又向别处兜了一圈，依然毫无所见。他心头忐忑，江湖中竟有如此高人，看来自己的武功，还差得太远。低头一看，接在手中的乃是一个包袱。里面包的一件长衫，还有一条长裤。他将衣服一抖，掉出一张字柬，上面写着七个字：“一袭衣衫，表妾心。”字迹娟秀，出自女人的手笔。他猜不透这个女人是谁？对方无端的送来一袭衣衫，又是何意？令人费解。脑海里将所认识的女人，想了一遍，也找不出答案，因为这几个女人，没有这么高的武功。

那么，她又是谁？

付思良久，就要将衣服包好，忽又心里一动，暗道：“自己的衣衫已破烂，干脆穿上再说。”于是即将外面的长衫脱去，换上新衫，恰与原来的一般长短，似是量过身体做的一样。

他也不再多想，弹身而去。

奔行之间，忽闻一阵“辟啪”喝叱之声，破空传来。他知道又是寻仇斗殴之事。不再犹豫，弹身循声奔去。转眼间已近声源，目光一扫，只见场中有一个蓝色的娇小身影，与一个年约二十八九岁的武士，正打在一起。场外环立着二十余个喽罗。

那个武士舞着一条长鞭，有如出水蛟龙，使得神出鬼没，但却是鞭到即收，并未指向女的要害。看其情形，似是有意游斗。但那蓝衣少女，手挥一柄长剑，没命地反击。

忽然，武士口中，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姐，寨主爷看上你了，还逃得了吗？你还是乖乖的随着大爷上山，终生使你享用不尽。”

蓝衣少女似是被他的污言秽语，激得怒火高烧，招式已见散乱。

齐啸海隐身在一株大树旁边，仔细一看，蓝衣少女的身材十分熟悉，由于她的面孔未转过来，更加青丝散乱，使他无法看清到底是谁？

忽听见少女一声娇叱：“姑娘与你拼了！”

这个声音，是他十分熟悉的。

他脱口说道：“难道会是她？”

恰好蓝衣少女，弹身一跃，闪避对方的长鞭，齐啸海一眼看清，这少女正是在周家寨与他一起寄人篱下的方寒玉，她怎么会到此地来的？

齐啸海对方寒玉一直惦记在心，自从周天霸企图奸污她，被他喝开，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情况了，心中对她总是放不开，此时此地相见，怎能令他不激动。

是以，一声大喝道：“玉姐姐勿慌！”话声中，已跃进场中。

刹那间，四周人影晃动，直向他冲来。

同时，数声暴喝道：“小杂种，你找死！”

刀剑齐挥，一涌而上。

齐啸海一阵狂厉的冷笑，道：“小爷就超度你们！”

他在终南山遭受的屈辱，正蕴集了满腹的怒火，无处发泄。是以，一出手就是“风雷掌”。热浪滔天，劲气四溢，

一阵惨噪之声，血肉横飞，地上倒下了四具尸体。

那旁边的方寒玉秀目一掠，见是齐啸海，一时心花大放，急呼道：“海弟弟。”心神一分，竟被对方的鞭梢，点中右肩。娇躯晃了几下，终于向后面倒去。只痛得她冷汗直冒，鲜血也汨汨地流出，整个右肩，已被鲜血染遍，娟秀的粉颊，呈现一片焦黄。

少年武士对于一旁喽罗死伤，视而不见。一声奸笑，探手抓去。

眼看方寒玉就要被擒住，齐啸海目射煞气，狂吼道：“你敢！”双臂伸缩之间，已划出数条弧形掌影。

少年武士闷“哼！”乍出，喷出一股血箭，弹身疾掠，向山上奔去。

剩下的几个喽罗，也狼奔豕突，逃窜而去。

齐啸海本想追赶，但顾及方寒玉的伤势，急蹲下身来，将她扶起，道：“玉姊姊，你伤得厉害吗？”

方寒玉秀目蕴着泪珠，但唇角极力装出一股笑容，颤声道：“还好。”

齐啸海何等颖悟，已知她是咬牙忍受，忙道：“玉姊姊，让我给你看看。”

方寒玉毕竟是一个少女，娇躯微扭，粉颊骤红。齐啸海本无礼教之防，把握住她的玉臂，用手轻轻的将衣袖撕开，露出一条嫩藕似的臂肘，顿使他心神一荡。

这是少年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。

蓦然，他想起了自己这是替玉姊姊检视创伤，怎会如此想入非非。及时将心神一定，仔细观察。

她的芳肩，由于被对方之鞭梢所点，深入肉内寸余。鲜血还在不断的向外流着。

齐啸海急忙掏出紫金丹，先给她服下一颗止痛。然后，自己又用口嚼碎两颗，喷在伤处。

方寒玉秀目望着齐啸海，感激地说道：“海弟弟，若不是你适时而来，真不敢想像。”娇声微顿，又道：“海弟弟，我的衣袖被你撕掉了，这样怎能行走，替我把衣包解开，换件衣服才好。”

她斜肩背着一个衣包，由于臂伤未愈，只有叫齐啸海代解。齐啸海的一颗心，急剧地跳动。他竟不敢伸手去解，怔怔地立在那里。

方寒玉却又催道：“快点嘛，你看天色已暗，我们要觅店投宿。”

齐啸海心神一敛，暗骂自己道：齐啸海，她是你的姊姊，怎可如此的乱想，如果这样下去，你将无法在江湖上闯荡。转念之间，立即趋前，替她解着衣包。但双手触在软绵绵的酥胸上，使他心神又是一荡。他为了沉住心神，口里说道：“玉姊姊，是怎的一回事？”

一股少女的气息，从方寒玉的身上散发出来，直冲进鼻腔，冲昏了他的灵智。他已忘记了在做什么？双手依然抓住衣包结上，呆珠愣愣看着方寒玉的粉面。

方寒玉睨了他一眼，柔声道：“海弟弟，你怎么啦？”

这轻轻的一句话，如同当头棒喝，唤回齐啸海的灵智，同时，他的耳畔似乎听到一缕微弱的声音，道：“齐啸海，你服食过千年火龟丹，可不能随便害人害己。”刹那，

他全身冷得直流，双手抖颤着，将衣包解开。

方寒玉也正值青春之期，面对着这样一个临风玉树的美少年，而且，又系少年时的游伴，哪得不怦然心动。但她到底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，有着少女的矜持。同时，见齐啸海的_子，芳心一震，问道：“海弟弟，你身体不舒服？”

齐啸海急后退两步，摇头道：“没有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，你快换衣服。”

方寒玉秀目微蹙，拿着衣包，走向一株大树后面。不多时，她已将衣服换好，婷婷走出道：“海弟弟，那天晚上，多亏你出手相救，周天霸后来把你怎样啦？”

此言一出，齐啸海玉面满罩杀气，钢牙一挫，道：“周天霸恼着成怒，竟将我扔下悬崖，若不是谷中那一蓬藤萝，恐怕早已粉身碎骨。”

“往者已矣，好在他也没有得逞，再说我们总算在一起相处一阵子，此事也就算了吧。”

“算了？”

齐啸海本想说出在“台山寺”所见一切，但面对一个少女，如何说得出口，是以，话到舌尖，又缩了回去。

方寒玉见他欲言又止，即道：“怎么，你难道又撞上他了？”

齐啸海不答她的所问，道：“玉姐姐，你怎会跑出来，江湖上太险恶。”

方寒玉一声长叹，泪水盈盈，颤声道：“周家寨早已成

为废墟！”

齐啸海挥手制止她的话，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他这一问，玉臂问道：“玉姐姐，快告诉我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方寒玉哽咽道：“弟弟，快告诉我，我的肩膀痛。”

齐啸海急疾的松开手，道：“该死！该死！”

方寒玉缓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就是你离开的那天晚上，周家寨竟来了一些黑巾蒙面人，杀人放火，就在一夜之间，使寨子变成了一座废墟。”

齐啸海急截住道：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被那群人抢了出去，在半路又逃脱，从此流落江湖。”

齐啸海目射寒芒，接道：“你的命运也够苦的了。”

“周家寨那一把火，也烧得人心寒，不知周伯伯和英妹妹现在何处？”

齐啸海不由地红了脸，喃喃地道：“我……我处事太莽撞啊！”

方寒玉见状，鼻子一酸，泪水扑扑地滚满两颊。她暗恨自己，海弟弟在周家寨时，由于周天霸不怀好意，背后威胁自己不准同他一起玩，否则，就在周伯伯面前搬弄是非，令海弟弟受苦。当时，自己为了不让海弟弟惹麻烦，总是冷冷地躲着他，看着他常遭人欺侮。她愈想愈伤心，泪水流个不断。

齐啸海看在眼里，甚为不忍，遂轻声道：“玉姐姐，我